

唐诗研究系列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学术丛书



韓愈詩歌宋元接受研究

HANYU SHIGE SONGYUAN JIESHOU YANJIU

谷曙光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唐诗研究系列

韓愈詩歌宋元接受研究

HANYU SHIGE SONGYUAN JIESHOU YANJIU

谷曙光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谷曙光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81110-571-1

I. 韩... II. 谷... III. 韩愈(768~824)—唐诗—文学研究—文学史
—中国—宋代～元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4148 号

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

谷曙光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网 址 www.ahupress. com. cn

联系 电 话 总编室 0551—5108241

发行部 0551—5107784

电子信箱 ahdxcphs@mail. hf. ah. cn

责任 编辑 老 鼓

封面设计 孟献辉

印 刷 合肥远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5

字 数 450 千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10-571-1

定价 45.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弁 言

陈寅恪说：“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键点之人物也。”^①鉴于韩愈的地位如此重要，“古今论韩愈者众矣，誉之者固多，而讥之者亦不少”^②。韩愈在宋代的影响尤其深远，钱锺书《宋人论韩昌黎》劈头就说：“韩昌黎之在北宋，可谓千秋万岁，名不寂寞者矣。”对韩愈在宋代声名的日渐隆盛、地位的逐步显赫颇有感慨。他接着写道：“欧阳永叔尊之为文宗，石徂徕列之于道统。即朱子《与汪尚书书》所斥为浮诞轻佻之东坡门下，亦知爱敬。子瞻作碑，有‘百世师’之称；少游进论，发‘集大成’之说。”^③所论眉目清晰，勾勒出宋代尊韩的一条主线。韩愈显然属于宋人乐于月旦的“热点人物”之一。今人吴文治编《韩愈资料汇编》宋、元部分，从二百余种宋、元古籍中辑出数百人的有关韩愈研究资料四十余万言，这个数据足以说明韩愈在宋、元诗人、学者、评论家心目中占据着不轻的分量。

历史证明，每一时代总是应当具有超越前代的理论高度，运用新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研究传统问题，往往可以更新研究思路、得到令人耳目一新的认识和结论。就韩愈诗歌研究而言^④，以西方现代解释学和接受美学为主要理论

① 陈寅恪：《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32页。

② 陈寅恪：《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19页。

③ 钱锺书：《谈艺录》，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87页。

④ 韩愈诗歌下文简称“韩诗”，此与汉代传《诗经》之今文“韩诗”风马牛不相及，读者幸勿混淆。

参照,采用传统治学方法爬梳史料,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有可能开辟当前韩诗研究的新领域,对韩诗本身的理解、诠释也必然会深化、更新。

韩愈接受史是个文化内涵极其丰富的“立体”工程,由散文、诗歌、学术、人品等几条纵横交错的线索共同构成。韩诗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既受制于韩学接受史研究的整体走势,又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比如上面所举的《宋人论韩昌黎》,论及宋代韩愈声名地位的显晦高低,钱先生主要是从韩愈其人其文的角度加以考察的;对韩诗而言,宋、元人的态度更为微妙复杂,需作进一步的细致考论辨析。

在中国文学史的大宗师行列中,韩愈是个非常特殊的存在,他的魄力雄大,其散文与诗歌皆能自辟宇宙,横绝古今。可惜的是,韩诗往往为韩愈散文的盛名所掩。其实韩诗与韩文铢两悉称,正难分高下。近人陈衍云:“世尊韩文为文章泰斗,而韩诗之工,实在文上……韩、白二家,皆能于李、杜外另辟境界,皆人杰也。”^①韩愈散文之杰出精妙,古今一致推崇,殆无疑问;而韩愈诗歌之奇崛健峭,尤其骇人耳目,以至于明显溢出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发展轨道,如惊雷怒涛般掀起天地巨观。这一穷形极态、令人叹为观止的诗国奇观,千余年来引发了诗人、评论家的深切关注和热烈讨论,接受者对韩诗的理解、阐释、品评,滔滔汩汩,各持所见,不但难以取得一致意见,而且抵牾矛盾,入主出奴,争论不休,成为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的大公案。就文学接受研究的空间与品质而言,研究对象的情况越是错综复杂,其背后所反映的问题往往越值得考索探究。显而易见,韩愈诗歌的接受研究有其特殊的意義和价值。

从韩诗接受历史来看,宋代韩诗接受史无疑最具诗学意义,是一段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历史阶段。本书主要对韩诗在宋代(兼及金元)的接受历程进行了动态的、历时的观照描述,并试图上升到诗学理论的高度阐发韩诗与赵宋一代诗歌整体走向的深层关系。宋代的诗文革新运动、儒学复古思潮与理学思潮的兴起以及整个宋代文学中强烈的淑世精神,共同构成了宋代韩诗接受史的契机与动力。宋、金、元时期的诗歌大家如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陆游、杨万里、元好问等对韩诗都有各具特色、或彰或隐的接受,每每给韩诗接受历程写下浓墨重彩的诗学篇章。

宋初的韩诗湮而不彰、乏人问津,其接受状况基本是一片空白。北宋儒学复古运动与诗文革新运动的勃兴扭转了韩诗接受的岑寂局面。作为宋代韩诗的“第一读者”,文坛领袖欧阳修之推崇、接受韩诗,揭开了宋诗建设的第一步。

^① 黄曾樾:《陈石遗先生谈艺录》,《民国诗话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702页。

与诗文革新运动的发展同步,韩诗愈来愈受到重视,一时地位陡升,广有沾溉。王安石以杜甫替代欧阳修诗论中的韩愈,成为宋代诗学又一关捩点。嗣后的韩诗接受进入一个渐趋理性、凝定的深化阶段。苏轼、黄庭坚等宋诗大家都与韩诗心有灵犀、别有神会,时代的嬗递不断推动韩诗接受史迈向更深、更广、更成熟的境地。

韩诗在北宋的诗歌创作中影响深刻,并对以思理筋骨见长的宋调的塑造、定型、凸显,起到源头活水、发端导引的重要作用。随着宋诗的逐渐成熟,韩诗中的某些因素也悄然融入宋诗的躯体,不妨说宋诗的血液中流淌着韩诗的基因。江西诗派盛行后,很多诗人有意与韩愈保持距离,都不明言学韩,但韩愈实际上依旧对宋人产生着直接抑或间接的艺术影响。艺术上的直接接受一望而知,而间接作用却不易探察。间接接受的突出表现,就是韩诗在宋诗发展历程中,屡屡起到穿透性的艺术中转作用和效果。南宋、金元时期的韩诗接受趋于平稳理性,波澜不惊,而更明显地表现在诗话、笔记等对韩愈其人其诗的审美阐释评价方面,当然也不乏王十朋、王惲这样对韩诗特别感兴趣的“铁杆韩迷”。

纵观宋、元时期韩诗的接受历程,“以文为诗”是韩诗与宋、元诗人在艺术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线索。作为诗歌革故鼎新的一大法门,由中唐韩愈倡导的“以文为诗”得到了包括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陆游、杨万里、元好问等大家在内的众多宋、元诗人的深切共鸣,他们的创作实践使“以文为诗”的内涵、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逐步被发掘、彰显和确立;与此同时,诗歌也最终完成了由唐转宋的历史性突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韩诗的影响甚至超出了诗国的疆域,拓展推衍到了词的地盘,在一定程度上启发引导了宋词大家辛弃疾“以文为词”的艺术创造。

将宋代的韩诗接受放到“宋型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观照,可以推知,宋诗整体风貌的形成与当时的学韩风尚有着内在关联,韩诗对宋诗特质的形成与凸现影响巨大,而宋诗的发展又对韩诗接受的推进与变迁起微妙的反作用。宋、元时期的韩诗接受与杜甫关系密切。杜甫、韩愈是对宋代诗歌影响最大的头、二号人物,韩愈之于宋人,不仅独立产生影响,而且还更多地作为学杜的津梁,起到艺术中介的作用。要之,韩诗与宋代诗学的整体走向存在并行互动的深层艺术关系。

清人钟廷瑛的一首论诗诗云:

文回八代绍西京,余事诗人气骨雄。
哆口多谈子杜子,宗门谁道是韩公?



诗下注曰：“昌黎自云‘余事作诗人’，宋人多云学杜，然自欧、王以降，实皆宗昌黎。”^①唐宋诗流变是诗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重大课题，韩愈是唐、宋诗变迁中的关键人物，以韩诗与宋诗的艺术关系为切入点，主要关注宋人在创作上怎样接受韩诗，或能为梳理唐音宋调的转折提供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颖视角。

^① 郭绍虞等：《万首论诗绝句》，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78页。



目 次

弁 言	1
第一章 宋初六十年的韩愈接受：诗名不彰、知音其稀.....	1
一、柳开：宋代尊韩第一人	2
二、穆修：倡导韩愈古文的先驱	4
三、尹洙：欧阳修学韩的引路人	6
四、石介：唱响宋初尊韩的最强音	8
五、王禹偁：首倡以平易学韩愈	11
六、其他	12
第二章 从毁誉参半到“完然为一王法”： 检阅新旧《唐书》对韩愈其人其文的接受	15
一、新旧《唐书·韩愈传》的比较研读	16
二、评价高下悬殊背后的原因揭示	19
第三章 开创新局面的欧阳修：宋代韩诗的“第一读者”.....	22
一、欧阳修对韩诗的接受与宋诗的奠基	22
二、欧阳修对韩诗“发明其妙”	41
第四章 北宋昌黎派的健将：梅尧臣、苏舜钦及其他	47
一、梅尧臣：撷取韩、孟二家之长的宋诗开山祖师	49

二、苏舜钦：辅弼欧阳修变诗格的健将	60
三、曾巩：学韩文而兼及韩诗	63
四、李觏、郑獬、吕南公等其他学韩诗人	67
第五章 王安石对韩愈诗歌的接受与宋诗的自成面目	76
一、对宋初以来尊韩风气的反拨：王安石的“拗相公”本色	76
二、韩诗：王荆公体的重要艺术渊源	83
三、王令：宋代效韩最善的诗人	97
四、司马光：忠厚长者对韩愈的批评	104
第六章 韩愈接受史上的里程碑：苏轼与韩诗的心有灵犀	108
一、韩诗之变与苏诗的变中之变	
——苏轼对韩愈诗歌的接受与宋代新诗格的确立	109
二、“平生倔强韩退之”	
——苏轼对韩愈的评说与心灵交通	130
三、苏洵、苏辙父子接受韩诗	138
第七章 迈向更成熟的境地：黄庭坚对韩愈“以文为诗”的理论总结	144
一、黄庶：黄庭坚学韩的先导	145
二、黄庭坚：果宗杜耶？抑师韩也？	147
第八章 苏门诸人对韩诗的接受	164
一、陈师道：学杜而仅得韩	
——陈师道对杜甫、韩愈诗歌的接受及其比较	164
二、秦观：“女郎诗”的另一面	178
三、晁补之：自韩愈以来，盖不足道也	182
四、张耒：对韩诗有独特审美体会的接受者	184
五、释惠洪：宋代僧人中的韩愈知音	186
第九章 南宋时期对韩诗的接受（上）	192
一、陈与义：退之高文仰东岱	192
二、王十朋：学古直欲学到韩	206

三、陆游：不言学韩的“以文为诗”大家	213
四、杨万里：雾里看花学韩诗	223
五、朱熹：理学宗师对韩愈及其文学的独特解悟	232
第十章 南宋时期对韩诗的接受(下)	248
一、楼钥：对韩愈诗文奇险风格的深刻领会	248
二、辛弃疾：从“以文为诗”到“以诗为词”	250
三、刘克庄：韩诗非本色的批评者与押韵之文的实践者	258
四、黄震《韩诗札记》：对韩诗精审独到的审美接受	264
第十一章 宋代诗话笔记对韩诗的审美接受	268
一、宋代诗话论韩诗	269
二、宋人笔记论韩诗	296
第十二章 对于宋代韩诗接受的理论思考	318
一、韩诗接受史上一个关键词的考辨：“以文为诗”与宋诗	318
二、韩愈：宋人与杜诗之间的艺术中介	332
三、韩诗之地位升降与宋代诗学之走向 ——以杜诗为参照	341
第十三章 金元时期对韩诗的接受	349
一、赵秉文：变尽古人论韩诗	349
二、王若虚：破体为文的积极支持者	351
三、元好问：江山万古潮阳笔	353
四、方回：品藻解读韩诗的会心人	356
五、王惪：元代的“铁杆韩迷”	361
第十四章 考察宋元韩诗接受的一个独特视角：宋元人选韩诗述略	367
一、李昉、徐铉等《文苑英华》	368
二、姚铉《唐文粹》	369
三、蒲积中《古今岁时杂咏》	370
四、郭茂倩《乐府诗集》	370
五、洪迈《万首唐人绝句》	371

目

次

六、刘克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	372
七、真德秀《文章正宗》	372
八、赵孟奎《分门纂类唐歌诗》	373
九、方回《瀛奎律髓》	374
十、刘履《风雅翼》	374
十一、《唐音》	375
参考文献举要	376
后记	387

宋初六十年的韩愈接受： 诗名不彰、知音其稀

北宋初期六十余年的诗坛，由于诗歌自身发展的惯性以及中晚唐诗风的强大影响，相继出现了白体、晚唐体与西昆体三派诗人。白体诗人师法白居易，以王禹偁、徐铉为代表；晚唐体宗贾岛，主要有林逋、魏野等；西昆体则奉李商隐为典范，推杨亿、刘筠为巨擘。韩诗在宋初没有多少市场，被排斥在主流诗风之外。这种局面，一方面是由韩诗在中晚唐为韩文的盛名所掩^①；另一方面，是因为宋初的文化环境、审美趣尚并未营造出一个适合接受韩诗的整体氛围。

清人叶矫然云：

欧阳永叔谓“当时天下未有道韩文者。尹师鲁、苏子美、穆伯长、柳仲涂辈，皆于五代文体薄弱之时，力宗昌黎，天下文章，由是一变。”
迄今惟知有永叔，师鲁、伯长之徒，人无称焉。^②

可见宋初尚有少数人推崇韩愈，他们是欧阳修等人的先导，宋代韩愈接受史不应忽略他们。

^① 检历代研究史料可知，“韩文”含义有广狭之别，狭义的“韩文”仅指其古文，广义则诗歌、散文俱包括其中。宋、元人使用“韩文”一词，多数情况下乃采用广义，最突出的例子如朱熹《韩文考异》，是诗、文都包括在内的。这一现象固然说明古人的文体观念不同于今，但同时也揭示出古文是韩愈在文学史上的最突出业绩，以致于可以用来概括其全部文学成就，将诗歌也包括在内了。

^② 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46页。

宋代的韩愈接受是与儒学复古思潮的兴起同步的，积极倡导道统的柳开等人多推崇韩愈的道论与古文，至于诗歌，只是附属品，不占主要地位。

一、柳开：宋代尊韩第一人

韩愈在晚唐五代影响已经很小，到了宋初更是乏人问津，其文集也湮而不彰。在宋代韩愈接受史上，是谁独具慧眼地“重新发现”了韩愈呢？答曰：柳开。柳开是北宋古文复兴运动的先驱。他少年时，有天水赵姓老儒，以韩愈文数十篇相授，柳开表现出极大兴趣，爱不释手，为了表示对韩愈和柳宗元的虔诚，便给自己取名为肩愈，字绍元，表示要肩负韩愈的使命，继承柳宗元的事业。人的思想总在变化，他后来又改名“开”，字“仲涂”，意思是要开启圣道的途径。柳开竭力反对五代以来的华靡文风，积极提倡韩柳古文，以韩愈的继承者自命。作为宋代第一个提倡古文的人，柳开自称东郊野夫，作《东郊野夫传》云：“年始十五六，学为章句。越明年，赵先生指以韩文，野夫遂家得而诵读之。当是时，天下无言古者，野夫复以其幼，而莫有与同其好者焉，但朝暮不释于手，日渐自解之。”^①可见其时韩愈的影响微乎其微，只有柳开一人在黑暗中跋涉，是他带来了宋代韩愈接受史上的第一缕曙光。

柳开接受韩愈的筚路蓝缕之功不可磨灭，他的尊韩、学韩，给宋代诗文的新变带来了契机；但是，其学韩又有很大的局限性，他将“道统”观念推向极端，无视“文统”的重要作用，这就严重限制了他个人的文学成就。柳开不善于写诗，其《河东先生集》存诗仅五首，《全宋诗》另从他书辑得三首。其诗辞涩言苦，学的是韩愈险怪奇崛的风格，并不值得提倡。试看《讽虞嫔》诗：

惟尧则天舜弗复，诞妃罔极恩亭育。
遏密无闻血盈目，南巡胡为泪染竹。
父轻夫重当何淑，沅湘岸筠烟莓覆。
凝纹叠斑殷郁郁，猿缘鼯号钩辀宿。
朋凄助惋声几哭，剩疑下尤禹湮渎。
功充民戴荷百禄，重晖并耀难停轂。
亢居不宁逝如逐，悲啼负冤生莫卜。
卒颠沈澜远昌族，讴讼肇私归永福，

^① 柳开：《河东先生集》卷二，《四部丛刊》本。

柔阴惨蔚谷深邃。
前瞻九山排矗矗，到今云颜愁何掬。

清人翁方纲认为语意艰涩，“词气亦近樊宗师之徒，于风雅殊远”^①。樊宗师是与韩愈年辈相若的古文家，韩愈对其称赞有加，引为知己，先后撰有《荐樊宗师状》、《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称其“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李肇《唐国史补》云：“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②显然，樊宗师、韩愈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文坛知音。其实，樊宗师的文章比韩愈更加艰涩难懂，而翁方纲认为柳开的诗学樊。细绎柳诗，确实不堪卒读，可谓走火入魔。

柳开研习韩愈的诗极熟，平素还时常和友人讨论辩难。他有《韩文公双鸟诗解》，记述了和友人高公探讨韩愈《双鸟诗》旨趣的对话，颇有意味。按《双鸟诗》向称难解，后世阐释分析众说纷纭。柳开的文章可以说是第一篇关于《双鸟诗》的专论，开启了后来诗论家评论的先河。柳开友人高公认为“得无若刺时之政者乎？”柳开并不认同，经过审慎思考，他表示：“大凡韩之为心，忧夫道也。履行非孔氏者为夷矣。忿其正日削，邪日浸，斯以力欲排之……作害于民者，莫大于释老。释老俱夷而教殊，故曰‘双鸟’矣，谓其曰此名也。”^③当然，排斥释老的说法也非定论，但是可备一说，启发后人的思考。

柳开又有《昌黎集后序》，中有句云：“观先生之文诗，皆用于世者也，与《尚书》之号令，《春秋》之褒贬，大《易》之通变，《诗》之风赋，《礼》、《乐》之沿袭，《经》之教授，《语》之训导，酌于先生之心，与夫子之旨无有异趣者也。”^④评价非常高，甚至认为韩愈的诗文完全契合孔子，和六经如出一辙。在这里，“观先生之文诗，皆用于世者也”一句尤其值得注意，韩愈的很多诗文确实追求有用于世的效果，柳开敏锐地把握了这一点，并加以阐发，而这，对于后来宋代很多文学家倡导实用简洁的文学语言无疑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柳开在韩愈接受史上是开风气的人物，钱基博说：“有宋一代，首倡韩愈，而以振五代之懦靡者，开实为之先导也。”^⑤然而，柳开并未能扭转五代以来的绮靡文风，相反，在其去世之后，西昆体的诗文开始流行起来。于是有提倡复古反对骈文的穆修、石介等人，重新祭起尊韩重道的法宝，以期重振革新旗鼓。

^① 翁方纲：《石洲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

^② 李肇：《唐国史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7页。

^③ 柳开：《河东先生集》卷二，《四部丛刊》本。

^④ 柳开：《河东先生集》卷十一，《四部丛刊》本。

^⑤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86页。

二、穆修：倡导韩愈古文的先驱

穆修在韩愈接受史上的最大功绩是对韩集的校讎整理。他虽对韩愈、柳宗元拳拳服膺，但当时韩、柳并不为时所重，故其文集自然流传不广、不易得到。穆修多方搜求，终于得到韩、柳文集，他欣喜若狂地说：“呜呼！天厚予者多矣，始而餍我以韩，既又饫我以柳，谓天不吾厚，岂不诬也哉！”^①那种高兴的劲头溢于言表。

穆修对于韩、柳的推崇更在李、杜之上。他说：“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气，中间称得李、杜，其才始用为胜，而号雄歌诗，道未极浑备。至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与仁义相华实而不杂。如韩《元和圣德》、《平淮西》，柳雅章之类，皆辞严义密，制述如经，能萃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蔑愧让者，非先生之文则谁欤？”^②这段话充分表现出穆修的道学气，捧韩、柳是没有问题的，但不必拿李、杜来做靶子，对李、杜吹毛求疵是不公平的。再说，穆修极力赞赏的韩愈《元和圣德诗》，典重峭奥，仅是一种复古的尝试，看来他看重的还是韩愈能继承古圣贤的仁义道德。

穆修对韩集进行了认真的收集整理，精心校讎，不遗余力。他说：“予少嗜观二家（按，指韩、柳）之文，常病柳不全见于世，出人间者残落才百余篇。韩则虽其全，至所缺坠亡字失句，独于集家为甚。志欲补其正而传之，多从好事访善本，前后累数十，得所长辄加注窜，遇行四方远道，或他书不暇持，独赍韩以自随，幸会人所宝有，就假取正，凡用力于斯，已蹈二纪外，文始几定矣。”^③详细记载了他二十余年专力搜集善本、精心校讎韩集的经历。

穆修后来想把自己校定的韩、柳集刻印出来，以广流传；但苦于家贫，只得向亲友募集资金，鸠工刻印。他印了数百部，“携入京师相国寺，设肆鬻之，伯长（按，穆修字）坐其旁。有儒生数辈，至其肆辄取阅，伯长夺取怒视，谓曰：‘先辈能读一篇，不失一句，当以一部为赠。’自是经年不售。时学者方从事声律，

① 穆修：《唐柳先生文集后序》，《河南穆公集》卷二，《四部丛刊》本。

② 穆修：《唐柳先生文集后序》，《河南穆公集》卷二，《四部丛刊》本。

③ 穆修：《唐柳先生文集后序》，《河南穆公集》卷二，《四部丛刊》本。

未知为古文。”^①这则轶闻颇为耐人寻味，透露出的消息令人深思。宋初的一班儒生文士，不唯没有读过韩、柳集，甚至连读韩集的能力也没有了。穆修在这时搜求校刻，使人据以倡导复古，学习韩、柳，在韩愈接受史上自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②由此笔者联想，韩愈在唐时，特立独行，抗颜为师，而当时与韩愈交好者亦多奇奇怪怪之人，后世钦慕韩愈者，如穆修等，又何尝不是与潮流大唱反调的怪诞之人？可知韩孟诗派及后世学之者，多属有个性、不苟随的奇人。

穆修诗作今存五十余首，平淡清敛，以律诗绝句居多。虽然其诗主要承袭晚唐风调，但韩诗仍对穆修创作有一定影响。韩愈的《县斋有怀》是一首仄韵排律，全篇四十韵，句句对仗，但由于气势贯穿始终，章法安排得当，诗仍然气机流畅、不觉冗长。穆修也有一首长篇五言排律——《秋浦会遇》，篇幅更为宏阔，长达一千二百言，感慨遭际，抒写幽怀，为有宋一代篇幅最长的五言诗歌之一。全诗古拙凝重，言苦词涩，与他学韩的古文相合拍。试看其中一段：

龊龊幽遐地，栖栖会遇人。
穷愁艰理胜，羁旅易情亲。
岂意当漂谪，兹谐卜并邻。
温温窥表粹，晏晏奉嬉嘲。
直道谈端辟，横流语下埋。
绮文何斐迭，瑰行亦璘玢。
敦分初投漆，交言乍饮醇。
操心忠义合，开口肺肝陈。
共昧随时理，俱成迷患因。
祸来非造次，语及自酸辛。
众奋漂山舌，孤糜坐狱身。

-
- ^① 穆修：《穆参军遗事》，《河南穆公集》，《四部丛刊》本。同时可以参看宋人朱弁《曲洧旧闻》卷四之记载：“穆修伯长，在本朝为初好学古文者。始得韩、柳善本，大喜，自序云：‘天既屡予以韩，而又饫我以柳。谓天不予飨，过矣。’欲二家文集行于世，乃自镂板鬻于相国寺。性伉直不容物，有士人来，酬价不相当，辄语之曰：‘但读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赠。’或怪之，即正色曰：‘诚如此，修岂相欺者？’士人知其伯长也，皆引去。”
- ^② 欧阳修小穆修近三十岁，穆修早已校刻韩集，欧阳修还视他见的六卷本韩集为稀世秘笈，说：“时天下未有道韩文者”（《记旧本韩文后》），虽涉孤陋，但也足以说明宋初文人不知韩愈，不读韩集。然则柳开的倡导、穆修的搜刻，在韩愈接受史上也就更有意义，更值得大书一笔了。

诋诬惟脯臆，锻炼止逡巡。
 囚任棺桐跃，冤宁斗剑伸。
 君牵成狼翟，我患构奸秦。
 巧纵铦刀笔，幽争调鬼神。
 精诚怀皎日，悲愤贯高旻。
 素誓端清检，期无取玷污。
 斩刍尝鼓篋，卧稿先书绅。
 侧璧疑曾辨，钩金法所循。
 得情奚示喜，伏念不忘旬。
 粗评三章直，何辞一马贫。
 决曹诚自任，司举仰谁论。
 膽破藏奸柱，纲理剪暴轮。
 存心固慨慕，有位敢希遵。
 骥驃程初发，虹蜺气未振。
 沮磨圭失色，萋菲锦争新。
 肯或奇虚刃，翻成害实宾。

穆修在诗中满怀愤恨地记述了自己不幸为奸人所诬陷，得罪南谪的经历，很有与老杜、韩愈同调的味道，只是远不及杜、韩长篇的磅礴气势与章法处理。

柳开和穆修可以算作宋代诗文革新的先导，不过，穆修的功劳似乎更大些。《四库全书总目》之《穆参军集》提要云：“宋之古文，实柳开与修为倡，然开之学及身而止，修则一传为尹洙，再传为欧阳修，而宋之文章于斯极盛，则其功亦不渺矣。”^①柳开只是一个人大声疾呼，难以继；而穆修不但有传人，还刻印韩、柳的文集广泛流传，其功不小。在宋初韩愈接受史上，他也是个不可小视的人物。

三、尹洙：欧阳修学韩的引路人

尹洙，曾从穆修学习古文，他没有像柳开、穆修那样大声疾呼学韩，但是他的文学成就却超过了柳、穆诸人。《四库全书总目》之《河南集》云：“所为文章，

^①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36页。本书所用版本为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之《欽定四库全书总目》，下文简称《四库全书总目》。